**超强记忆，并非邪道**

我的圆周率背诵成绩同样也拿不出手。但是，我并不认为超强记忆是邪道功夫。下面我针对《超强记忆是个邪道功夫》一文提出我的一些粗浅批驳。

文章首先打出一套“组合拳”，通过高人、奇人、病人三个递进关系的论据，试图把超强记忆贬得一文不值。在论述“超强记忆”有害时，先为我们展现了有轻微病症的记忆天才Tammet，看似在为超强记忆张本，而后又讲述了重症患者的悲惨故事，算是给超强记忆打了当头一棒。这是作者组合论证的关键所在——别看一些超强记忆者光鲜亮丽，重症患者可是非常悲惨的哦！

我就好奇，仅仅依据重症患者的遭遇，就推出“不管是记忆力的高人、奇人还是病人，都没什么大用”，这种明显的逻辑断层是否合适？抛开这一点不说，我认为由先天性疾病导致的超强记忆力患者本身并不能用来论证超强记忆是否邪道。

什么是邪道？后来走的道路相对于“正道”歪了。获得性超强记忆力患者的记忆力是天生的，他们没得选，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善意的人文关怀，引导他们适应社会。这哪里是什么邪道啊？就好比，我和你讲述具有极高数学天赋的高智商天才威廉·席德斯的悲惨遭遇，来告诉你，高智商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做小傻子吧。

关于文中量变质变的问题，诚然，超强记忆力本身并不能“从量变到质变”，但是很多“质变”，没有了记忆力作为基础，是万万不可的。还是以研究数学问题为例，如果连推导过程中运用到的公式都记不住，还谈什么“在脑子中发生化学反应，让思考数学的方式上一个档次”？不仅要记住，还得要记牢，记快，记准，将自己从记忆的困局中解放出来，从事上层的创造性工作，这不就是超强记忆力的用武之地吗？

超强记忆力为成功之路搭桥。记忆力差的人甚至连高级人才市场的门槛都跨不过去，又谈何成功？《纽约时报》一份调查显示：所谓的成功者，96%的记忆都非常好。

学界泰斗钱钟书“具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书读一遍即能成诵。他曾大量阅读北京大学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吞吐量”大得惊人。当年在清华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甚至提出了“扫荡图书馆”的口号。国内外许多知名教授、学者对钱钟书先生都非常尊敬，他们经常把自己的新作赠送给钱先生，有的出版社也经常把新出版的经典著作寄给他。钱先生收到书后，会很快看一遍，然后就将书送人并告诉别人哪本书值得读，哪本书不用读，哪本书有趣，哪本书能看出作者功力等等。1979年5月，钱先生参加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了不少地方，作了多次讲学和答疑，事前没有准备，但不管问到什么问题，哪怕是几十年前看过的中国旧书，他都如数家珍，大段大段地译成英文背诵出来，并加以讲解。

读到这里，不会有人还固执地认为超强记忆“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了不起之处”了吧？

Tammet也好，钱钟书也好，我相信记忆大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记忆大师，一定有着自己独特的记忆方法，可能是记忆宫殿的形象化，也有可能是依靠谐音记忆法，等等。或许有人认为，我们所学的知识往往有很强的结构性，知识点之间本来就有逻辑联系的。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根据知识原本的逻辑和原理记忆。而超强记忆法追求的用想象力另外建立一个联系，会把已经搭好了的积木先拆开再重新排列。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依靠原本的逻辑进行记忆十分繁琐，而且容易遗忘。所以才发展出了记忆宫殿的科学记忆方法，依据人脑处理形象化信息比文字化信息的效率高很多，我们可以将知识点映射成一些图像，达成大体量的记忆任务。而且，只要我们记住映射，就能够把知识点原本的逻辑脉络回溯出来。

何为记忆力？个人观点，记忆力是一种管理知识储备的技能，只要能够在合适的场景，调用出想要的信息，就可以认为记忆力是好的。通过科学的方法，雕琢自己管理知识储备的技能，云胡不喜？超强记忆，非邪道也。